

世界争议文学

SHI JIE ZHENG YI WEN XUE



当代英雄

Dang Dai Ying Xiong



莱蒙托夫（俄）◎著

吕绍宗◎译

远方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学
CHINA CONTEMPORARY LITERATURE

1978-2017

当代英雄

Shuang Shuang Shuang Shuang



中国当代文学
CHINA CONTEMPORARY LITERATURE

2017年出版

00148558

世界争议文学

当代英雄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争议文学/修平主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723-132-7

I. 世… II. 修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世界 IV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3614 号

世界争议文学 (当代英雄)

主 编: 修 平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800 千字

印 张: 285

版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7-80723-132-7/I · 37

定 价: 1168.00 元 (全 40 册)

第一部

一 贝拉

我是坐驿车离梯弗里斯的。那辆车上的全部行李，仅是一口不大的箱子，里面的一半，塞的都是在格鲁吉亚旅游的笔记。其中大部分，算各位走运，丢了，而箱子和里面留下的东西，算我走运，仍完好无缺。

我进入科伊尔沙乌尔谷地时，太阳就要藏到白雪皑皑的山脊背后了。奥塞梯车夫一边不停催马，以便午夜前爬到科伊尔沙乌尔山上，一边可着嗓子眼唱歌。这真是座风景绮丽的山谷！放眼四望，尽是难以攀援的高山，万仞峭壁微微泛红，上面挂满了葱翠的长春藤的藤蔓，头上戴着一顶顶悬铃木扎制的凤冠，一面面黄色的悬崖上，雨水划出了道道沟壕，积雪的金色流苏从高高的地方垂下，而下面，则是阿拉格瓦河，与昏昏暗暗的、雾气腾腾的峡谷中呼啸不止冲出的一条无名小河交汇后，银练般地伸向远方，像长蛇闪耀自己的鳞片一样，光芒四射。

到了科伊尔沙乌尔的山脚下，我们把车停在了一家小酒馆前，那里闹闹嚷嚷，聚集着二十来个格鲁吉亚人和山里人；旁边是准备在此过夜的驼队。我该再雇两头犍牛，把我那辆车拉到这座该死的山上，因为已是地上凝结薄冰的秋天，——而在这座山里，却有两俄里的路要走。

毫无办法，我只好雇了六头犍牛和一些奥塞梯人。其中一位把我的箱子扛到肩上，其他人则几乎只是以吆喝声来帮犍牛拉车。

我的车后，四头犍牛拉着另一辆车，似乎逍遥自在，毫不费力，尽管

车上的东西堆得老高老高。这种情况让我感到惊奇。车后跟着它的主人，嘴里叼着一只镶银的卡巴尔达人的小烟斗，时不时抽上几口。他穿着一身没有肩章的军官常礼服，戴着一顶切尔克斯人的长绒帽。约五十来岁；脸上黝黑的肤色使人一眼就看得出，他的脸早已结交了外高加索的太阳，而过早花白的胡髭，则与他矫健有力的步履和朝气蓬勃的神态互不协调。我走到他身边，躬了躬身子；他一声不吭，回了我一躬，嘴里吐出一个很大的烟团。

“看来我们要同路了？”

他又不言不语的一躬。

“您想必是到斯塔弗罗波尔的吧？”

“是的……押送些公物。”

“请您点拨，为什么您这么重的车，四头牛拉起来儿戏一样，而我那辆，空空的，六头牲口，加上这些奥塞梯人帮忙，还拉得那么吃力呢？”

他狡黠地一笑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你大概初到高加索吧？”

“一年光景，”我答道。

“怪不得呢！这些亚洲人刁得要命！您以为他们吆喝是给牲口帮忙呀？鬼晓得他们吆喝啥呀？犍牛懂他们的话；您哪怕套二十头，只要他们吆喝自己的号子，犍牛就会一步也不挪……一帮可怕的骗子！能从他们手里捞到啥呢？……他们喜欢宰外地人……小骗子被惯坏，成了大骗子！瞧吧，他们还会宰您的酒钱呢。我好歹知他们的底儿，他们瞒不过我！”

“您早就在这里服役了？”

“是的，阿列克赛·彼得罗维奇坐镇时，我就在这儿服役了，”他故作庄重地答道。“他来边防线时，我是少尉，”他补充说，“在他手下因平定山民有功又升了两级。”

“那现在您在？……”

“现在在第三边防营，敢问您在？……”

我告诉了他。

交谈就到这里，随后我们又沉默不语，继续并肩朝前走。在山顶上，我们见到了积雪。太阳转眼西沉，紧跟着就是黑夜，就像通常南方的天气那样；山虽已不那么陡峭，但毕竟是在山里走路，不过凭藉雪光，我们轻易就可辨出路径。我吩咐把我的箱子放到车上，用马替下犍牛，并最后一次朝下面的山谷看了一眼；可是从峡谷波涛般涌出的浓雾，把山谷遮得严严实实，那里的任何声息也难抵耳际，无从辨清。奥塞梯人把我围了起来，闹闹嚷嚷向我讨酒喝；但上尉声色俱厉，向他们大声一喝，他们便立即散去。

“就是这么一帮子百姓！”他说道，“用俄语连个面包都不会说，可‘长官，给点伏特加钱吧！’这话却说得蛮溜索。我看鞑靼人倒好些：好歹他们不是酒君子……”

到驿站还剩一俄里来地。四下静悄悄的，那么悄无声息，以致可以循音追踪飞蚊。左边深邃的峡谷里黑黝黝的；峡谷的对面和我们的前方，千沟万壑纵横交错、长年积雪层层覆盖着的深蓝色山巅，呈现在苍白的穹窿上，上面尚留有最后一抹晚霞的反光。最早的几颗星星，已隐隐约约出现在昏暗的天空上，说来也怪，我觉得它们要比我们北方的星星高得多。路的两边，矗立着光秃秃、黑黧黧的石块；有一处雪下，露出几棵小灌木，上面一片飘动的枯叶也没有，所以在大自然沉静的梦境中，听着疲惫不堪的三匹驿马打着响鼻，俄罗斯铃铛忽紧忽慢的叮当作响，让人觉得心情十分愉悦。

“明天是个大好天！”我说。

上尉只字未答，而是伸手指着我们正前方高高耸立的一座大山。

“指什么呀？”我问。

“咕德山。”

“咕德山怎么啦？”

“瞧哇，像冒烟一样。”

实际上咕德山就是像在冒烟一样；它的两侧飘浮着一缕缕轻柔的白云，山顶却横着一团浓黑的乌云，那么浓重乌黑，即便在昏暗的天空里，它也俨然是个黑团。

我们已经看清了驿站和它四周山民住房的房顶了，而且我们的眼前已有让人感到亲近的点点火光在闪烁，当潮湿的寒风要来时，峡谷便咕咕咕咕，大声吼叫，并且下起小雨来。我刚把毡斗篷披在身上，天使鹅毛鹤羽般地下起了大雪。我满怀仰慕之情看了一眼上尉……

“我们不得不在这里过夜了，”他神情懊恼地说，“这样的暴风雪天气是翻不过这座山的。情况怎么样？克列斯特山那里出现过雪崩吗？”他问车夫。

“没有，老爷，”奥塞梯车夫答道，“不过挂在半山腰的雪很多，很多。”

由于驿站没有客房，便让我们到一间烟雾弥漫的山民平房中过夜。我约我的同路人一起喝杯热茶，因为我身边带着一只生铁壶——这是我高加索旅途中的乐趣。

平房的一面山墙是依附在峭壁上的；门前有三级又滑又湿的台阶。我摸索着走进里面，一下撞到一头母牛身上（这里牲口棚也就是下人的住处）。我不知该朝哪里走：这边羊在哀叫，那边狗在怒吠。幸好旁边闪过一点影影绰绰的光亮，让我找到了用作房门的另一个窟窿。那里的场景足可动人魂魄：房顶架在两根熏得黑乎乎的柱子上的、宽宽大大的平房里，挤满了人。房子正中央的地上，一小堆火正噼噼啪啪作响，从房顶窟窿里灌进来的风，把正朝外冒的烟又顶了回来，在四周结成了浓重的烟幕，使人久久看不清周围的东西；火堆旁坐着两个老太太、许

多孩子和一个瘦骨嶙峋的格鲁吉亚人，一个个穿得破烂不堪。出于无奈，我们凑到火边，抽起烟斗，很快铁壶就发出悦耳的咝咝声。

“多可怜的人呀！”我对上尉说着，用手指指我们肮七八脏的房东，他们则不吭不哈，愣愣瞋瞋地看着我们。

“愚不可及的民众！”他答道。“您信不信？他们什么也干不了，什么教育也不配受！至少说，我们的卡巴尔达人或是车臣人，哪怕落草当贼，赤身裸体，但拼个你死我活的心还是有的，可这些人，摸摸任何兵器的意思都没有：从他们哪个人身上都见不到地地道道的匕首。一帮名符其实的奥塞梯人！”

“您在车臣待的时间长吗？”

“长，我带着一连人在那里的要塞守了十年，在卡门内依—勃罗德附近，——知道这地方吗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

“就在那里，老兄，对那帮亡命之徒我们烦透了；眼下，感谢上帝，世事平稳些了；可从前，出了要塞围墙走上百步，就会有个人蓬头垢面的小鬼在那儿守着呢：只要你一愣神儿，那就要你的好看——不是套马索套在脖子上，就是枪子儿钻进了后脑壳里。真是些好手！”

“看来您有不少稀奇的遭遇啦？”我问道，好奇心使我丢不开，放不下。

“咋会没有呢！有哇……”

说着他就去捻左侧的一绺胡髭，低头陷入沉思。我极想从他口中抓到一个小故事——这是天下所有旅游者与札记作者固有的心愿。这时茶煮好了；我从箱内掏出两只旅行杯，倒上茶，把一杯放到了他的面前。他呷了一口，好像自言自语似地说道：“是的，有哇！”这种感叹给了我很大的希望。我知道，上了岁数的高加索人喜欢说，喜欢聊；不过他们很少如愿：有的人带着一个连，在这偏远的地方驻扎了五年，但整整

五年却没有一个人向他道声“您好”(因为身边的上士司务长是说“给首长请安”)。可要聊的话题却有的是:周围尽些些稀奇的、怪异的人;每天的险情、遭际都是天下少有,妙趣无穷的,说到这儿,不由得感到惋惜,我们记载的是如此之少。

“要不要添点罗木酒?”我对自己的交谈伙伴说,“我有梯弗里斯白罗木酒,这会儿天冷。”

“不用了,谢谢,我不喝酒。”

“怎么不喝呢?”

“真的不喝。我自己发过誓。我还是少尉时,有一次,您知道吗,我们聚在一起喝得晕晕乎乎的,夜里却拉起了警报;我们就这样带着几分醉意到了阵前,亚历山大·彼得罗维奇知道以后我们可遭了大罪:别提他的脾气发得有多大!差一点没把我们送上法庭。不过这也是实情:有时您过上整整一年,连个人影也见不着,还谈什么伏特加哩——一个倒了邪霉的人啊!”

听了这些话,我差点失去信心。

“就说切尔克斯人吧,”他接着说,“在婚宴丧席上布查酒”灌多了,他们就动起干戈来。有一次,我紧跑慢跑才算溜掉,就这还是在归顺了的王爷家做客呢。”

“怎么出这样的事呢?”

“是这么回事(他给烟斗装满烟,深深吸了一口),您听,是这么回事,我当时带着一个连驻守在捷列克河对面的一个要塞里——转眼就快五年了。有一回,秋天,来了一个送粮草的运输队,队里有位军官,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。他一身戎装来见我,报告他奉命留在我的手下。他那样修长,白皙,一身军装那么崭新,我一看就知他到高加索我们这里还没多久。‘您,想必,’我问他,‘是打俄罗斯调来的吧?’‘正是,上尉先生’,他答道。我拉住他的手说,‘非常高兴您的到来,非常高兴。以

后您多少会感到闷得慌……嗯，不过我会和您以朋友相处的。对啦，请索性叫我马克西姆·马克西梅奇好啦，再说，——何必这一身戎装呢？您早晚来我这儿，就请戴便帽好啦’。我给他拨了一套房子，他就搬到了要塞。”

“他怎么称呼？”我问马克西姆·马克西梅奇。

“他叫……葛里戈里·亚历山大罗维奇·毕巧林。是个出众拔尖儿的小伙子，您尽管信就是啦；就是脾气有点怪。您知道吗，譬如说，阴雨天，寒冷中，一整天地狩猎；所有的人手脚都要冻僵了，累得爬不起来——他却跟没那回事儿一样。可有时候，他坐在房间里，一阵小风轻轻一吹，他会让您相信他感冒了；护窗板一响，他准吓得浑身哆嗦，脸色苍白；可我亲眼看见过他与野猪一对一地干；常常是几个钟头听不见他吱一声，但有时一开口，准能让您笑得肚子疼……是——呀，怪僻得很，另外，想必是个有钱人：既然有各种各样的贵重物品！……”

“您跟他处得时间长吗？”我又问。

“一年光景。嘿，不过这是让人忘不掉的一年啊：它使我遇到了许多麻烦，不过不是因此忘不了！您要知道，真的，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天生就是要惹出千奇百怪的事来的！”

“干奇百怪的？”我带着好奇的神情惊叹道，同时给他杯里续了茶。

“这正是我要给您讲的。离要塞六俄里来地，有个归顺我们的王爷。他那个宝贝儿子，十五岁上下的男孩子，三天两头儿都到我们那里泡：不管什么日子，常常是，推说有这事，推说有那事。也是的，让我和葛里戈里·亚历山大罗维奇给惯坏了。那可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，什么事都干得干净利落，出手不凡，或飞马平地取冠，或举枪百步穿杨。可就是有一点：贪财。有一回，为了取乐，葛里戈里·亚历山大罗维奇答应，假使他从父亲的羊群里偷来一只最好的羊，就给他一个金币；您猜怎么着？第二天夜里他揪住羊角就把它给拉来了。常常是只要我

们一激他，他就两眼充血，伸手拔剑。‘喂，亚扎玛特，你可要吃大亏了，’我对他说，‘你的脑瓜子 яМаН!’

“有一天，老王爷亲自来请我们去参加婚礼：他要打发大女儿出嫁，我们跟他是好友；所以，您知道，不能回绝不去，虽说他是鞑靼人。我们就去了。寨子里一大群狗迎着我们乱咬。女人们见了我们就躲起来；我们看得清面孔的女人们，远不算漂亮。‘我对切尔克斯人有一条妙论——，’葛里戈里·亚历山大罗维奇对我说。‘等等！’我讪笑一下回答说。我心里装有自己的事。”

“王爷的平房中已是高朋满座。您知道，亚洲人有一种风俗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的人都要请来参加婚礼。我们受到大礼相迎，被迎进客厅。但是，我却没有忘了暗暗记下我们的马栓在了什么地方，以防，您知道吗，什么意外。”

“他们的婚庆是如何进行的呢？”我问上尉。

“倒也平平常常。一开始教士给他们诵一段可兰经；接着是向两位年轻人和双方亲眷送礼贺禧；吃饭，吃罗木酒；随后开始特技骑术表演，而且往往有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人，安排他骑着一匹瘸腿劣马，扭扭捏捏，出尽洋相地做小丑儿表演，招惹有身份的人们发笑；随后，天黑下来，客厅里开始了，拿我们的话说，舞会。一个可怜巴巴的老头儿，划啦着一把三根弦的……忘了他们那里怎么个叫法，嗯，类似咱们的三角形的巴拉来喀琴。丫头和小伙子们分成两排，面对面站着，拍着手唱歌。这时一个丫头和小伙子出列站在中间，拖腔拖调地朗诵自己随时想出来的诗，其他人就都同声附和。我和毕巧林坐在贵宾席上，这时主人的小女儿，一个十六岁上下的姑娘走到他跟前，给他唱………叫什么来着？……类似我们恭维性的赞歌。”

“那么唱了些什么，还记得吗？”

“对啦，好像是这样唱的：‘都说我们的年轻骑手身材修长，身上的

衣衫缀有白银，俄罗斯的青年军官比他们更洒脱，他们戎装上的饰带更是黄金。他们是他们中间的一棵白杨，却无缘在我们园中开花生长。’毕巧林起座向她躬躬身子，手掌抚额抚心，并且请我回答她，我十分熟悉他们的话，翻译了他的答辞。

“当她离开我们时，我小声问葛里戈里·亚历山大罗维奇：‘喂，您看长得咋样？’‘可谓倾城倾国！’，他答道。‘她叫什么呀？’‘叫贝拉’，我回答说。

“真是那么回事，她长得很好看：高高的个子，窈窕的身材，一双眼睛像岩羚羊那样黑，一个劲地直勾勾看着人。毕巧林满腹心事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她也不时蹙眉看看他。不过，不只是毕巧林一个人在观赏这位美貌的王府郡主：房间的一角还另有两只发直的、冒火的眼睛在看着她。我开始仔细端详，终于认出了我的老相识卡兹比奇，他对我们，您知道吗，也说不上是归顺，也说不上是不归顺。他可疑的地方很多，尽管从没见过他有任何越规之处。他常把绵羊给我们拉到要塞，便宜卖掉，但从来不讨价还价：漫天要价，你也得给，——即便杀了他，他也不落价。人们谈起他，说他爱带上一些山贼到库班，而且，实话实说，他那副嘴脸就很具匪气：矮小的个子，干枯的脸，宽肩膀……但机灵那可真叫机灵，活像一个精灵！短棉袄总是稀巴烂，上面补钉连着补钉，但器械却是镶银的。他胯下的那匹马，在整个卡巴尔达都远近闻名，——真的，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马了。难怪所有骑马的人都为之眼红，而且不止一次偷盗那匹马，只是没有得手罢了。现在每当看到这匹马，它都显得那么良骏：毛色乌黑如漆，四腿紧绷似弦，那两只眼睛也不在贝拉的眼睛之下；而且浑身都是力气！即便让它飞跑五十俄里，它都不喘大气；另外，驯得真叫得心应手——像只好狗一样紧跟着自己的主人，连他的声音都熟悉！当时他从来都不拴马。真是一匹顶呱呱的贼马！……

“这天夜里，卡兹比奇的脸色比任何时候都阴沉，而且我发现，他的短袄里面穿有锁子甲。‘他不会平白无故穿这件锁子甲的，’我想，‘他肯定有所图谋。’”

“房子里开始感到有些闷得慌，我就来到外面换口新鲜空气。夜幕已经降临山间，山谷里开始雾气弥漫。我想拐到我们拴马的棚里，看看它们有无草料，再说，小心谨慎向来于事无妨：我当时的那匹马是匹良马，所以不只是一个卡巴尔达人十分动情地说：‘Якши ТХе, чеКя Кши!’”

“我正顺着篱笆往前走，忽然听到一阵说话声；一个声音我一听就听出来了：这是浪荡公子亚扎玛特，这家主人的儿子；另一个人话稍声低。‘他们在合计个啥呀？’我想，‘不会在打我的马的主意吧？’于是我就蹲到了篱笆下，用心细听起来，一字一句都不肯放过。只是闹嚷嚷的唱歌声和说话声从房子里传出，盖过了感兴趣的那席谈话。”

“‘你这匹马真绝！’亚扎玛特说，‘要是我是当家的，手里有三百匹马的马群，我就会拿一半来换你的快马，卡兹比奇！’”

“‘啊！果然是卡兹比奇！’我想，并想起了他穿的锁子甲。”

“‘是呀，’卡兹比奇一阵沉默后回答说，‘在整个卡巴尔达找不到这样的好马。有一次，——事情出在捷列克河对岸，——我带着抵抗战士抗击俄罗斯马队；我们打得很被动，于是大伙就各自逃命。我身后有四个哥萨克打马如飞；我已听到身后异教徒们的喊声，面前则是茫茫密林。我把身子贴向马鞍，把自己托付给了上帝，而且平生头一回让马蒙受鞭打的屈辱。它像一只飞鸟，隐身树林之间；树上的利刺撕破了我的衣服，叶榆的干枝抽打着我的脸。我的马飞跃树桩，用胸脯劈开灌木丛。要是我把它扔到林边，徒步藏入密林就好了，可我不忍和它分手，——于是受到了先知的奖赏。几颗子弹在我头顶呼叫着飞过；我已听到下马徒步而行的哥萨克人在身后紧追不舍……忽然，我面前横着

一条深深的壕沟；我的飞马略加思考——纵身跃起。它的两只后蹄从沟岸拔地腾空，全身就撑在两条前腿上。我扔开缰绳，接着飞落沟中；这样就救了我的马：它一下就跑开了。这一切哥萨克都看在眼里，不过一个人也没有下马找我：他们也许认为我已摔死了，所以我听见他们急急忙忙跑着去逮我的马。我整个心都在流血；我顺着沟在厚厚的草上朝前爬，——一看：森林完了，一些哥萨克从林子来到空地上；我的卡拉骄斯也照直朝他们奔去；所有的人，一窝蜂似的，嚷嚷着扑过去抓它；他们追了很久，很久，特别是有一个人两次都差一点把套马索套在它的脖子上；我发起抖来，低着眼睛，开始祈祷。过了一会儿，抬起眼睛——我看见：我的卡拉骄斯正扬起蓬松的尾巴飞奔，逍遥自在，就像一阵轻风，而那些异教徒，却在草原上一个个骑着折腾得精疲力竭的驽马，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天哪！这是真的，千真万确呀！我在沟中一直坐到深夜。突然，您猜怎么着，亚扎玛特？在一片昏暗中，我听见有一匹马沿着沟边奔跑，打着响鼻，发着嘶鸣，四蹄敲打着地面；我听出了我的卡拉骄斯的声音：这是它，我的伴侣！……从那时起，我们就没有分开过。’

“当时我听到，他用手掌拍着自己骏马光溜溜的脖子，向他发出种种温柔的称呼。

“‘假使我手里有千匹马群，’亚扎玛特说，‘我会把它们全部交给你，来换你的卡拉骄斯。’

“‘NOK，我不想，’卡兹比奇冰冷地回答说。

“‘你听我说，卡兹比奇，’亚扎玛特跟他套起近乎来，‘你是个好心人，你是个英勇的骑手，可我父亲害怕俄罗斯人，不放我上山；你把马给我，我就会为你效尽犬马之劳，从父亲身边给你偷他最好的步枪或是马刀，你要哪样都行，不过他的刀是地地道道的古尔达宝刀：你只要把刀刃靠近胳膊，它自己就会刺进肉里；而锁子甲——像你身上这件，一点用也没有。’

“卡兹比奇不言语。

“‘第一次见你这匹马时，’亚扎玛特继续说，‘看它打着响鼻在你胯下旋转，蹦跳，蹄下溅起飞沫一样的硅石，我心中出现了一种琢磨不透的东西，而且从那时起，我对什么都提不起神儿来：连我父亲最好的马我都看不上眼儿，骑上它们就感到没见人，同时一种苦闷塞在我的心里；于是，我苦闷透了，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悬崖上，分分秒秒，一个心眼儿想着你那匹乌骓马，和它均匀的脚步，光溜溜的、箭杆一样直顺的脊梁骨；它以自己那双机灵的眼睛看着我，好像要对我说句什么话来着。你要是不把它卖给我，卡兹比奇，我可要死了！’亚扎玛特声音颤抖地说。

“我听得出，他哭了：这里还应告诉您，亚扎玛特是个宁折不弯的倔孩子，通常，什么也别想让他落泪，即便更年幼的时候也是这样。

“作为对他眼泪的回答，听到的话语像是一声冷笑。

“‘你听我说！’亚扎玛特石板钉钉似地说，‘我可是什么都干得出。你要是要，我就去把我姐姐给你偷来行不行？她跳舞，那叫棒！唱歌，那叫棒！另外，她那手金丝刺绣——可真叫绝了！过去就连土耳其皇帝，也娶不到这样的妻子哩……愿意吗？明天夜里，你在河水奔腾的峡谷里等我：我带上她，从那里走进紧挨着的山寨，——她就是你的啦。能说贝拉还抵不上你那匹快马？’

“卡兹比奇很长时间缄口不语；最后作为答复，他以低沉的声音，唱起了一首古时候的歌。

我们村寨的漂亮姑娘数也数不完，

她们的眼睛夜空繁星般辉耀光灿。

甜蜜地爱她们，是惹人羡慕的福分；

好男儿志如钢才更让人开心。

黄金买得来成群的娇妻，

银海金山也难抵剽悍的坐骑；

它赛过草原狂飚，疾驰如飞，

它不背信弃义，它不阳奉阴违。

“亚扎玛特枉费心机地求他，又是哭泣，又是巴结，又是赌咒发誓；卡兹比奇终于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‘滚开，傻小子！你哪配骑我的马呢？它三步两步就会把你摔下来，你会在石头上把脑壳撞个稀巴烂。’

“‘让它摔我吧！’亚扎玛特疯狂地喊着，他童剑上的铁碰击着锁子甲，发出铿铿锵锵的响声。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他推开，使他重重跌在篱笆上，以致篱笆摇摇晃晃，‘这下可有好戏看了！’我想，并随即跑进马厩，给我们的马戴上嚼环，把它们拉到了后院。两分钟后房内人声像开了锅一样，乱成了一团。你猜怎么着：亚扎玛特穿着撕得葱花儿一样的短棉袄撞了进去，说是卡兹比奇要杀他。大伙儿拍案而起，各抓自己的兵器——这就热闹喽！喊声、闹声、枪声；不过这时卡兹比奇已经骑在马上，手中挥着他的军刀，像凶神厉鬼一样，在沿街的人群中迂回穿行。

“‘别跑掉了偷牛的，逮住了拔橛儿的，让咱替人受罪，’我抓住葛里戈里·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胳膊，对他说，‘我们是不是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？’

“‘等一下，看怎么收场，’

“‘收场一准不妙；这些亚洲人向来这样：逮住布查酒猛灌，接着就大动干戈！’说罢我们骑上马匆匆回家。”

“那卡兹比奇呢？”我急不可待地问上尉。

“这号人会能怎样呢？”他回答说，随即把杯中的茶一饮而尽，“溜掉了呗！”

“也没受伤？”我问。

“天晓得他怎样！大难不死的，泼皮胆大的土匪，譬如我在打仗时